

客廳珍藏叢書：這本書值得我們放在客廳的財庫位上！

KINGS-BOOKS

宗教文化心理 R02

塔木德經(2)

——刺蝟與狐狸 613 條

Millan Dye 戴伊◎著

台北 經史子集出版社印行

精打細算的猶太人

——《塔木德經》的教誨——救一條命應被視為是救世。

以色列同意用 1027 名巴勒斯坦戰俘交換一名以色列士兵獲釋，第三者來看，這筆交易怎麼都不划算。以精打細算著稱的猶太人，為何會同意？

英國廣播公司（BBC）中東特派記者康納利分析，以色列此舉既展現力量，也暴露自身弱點。展現力量是因為以國政府再三向充員兵及其家屬保證，一旦被俘，政府會竭盡所能解救；「不放棄一兵一卒」絕非空話。

暴露弱點是因為有心人看見——以色列政府願意付出如此巨大的代價後，知道日後就算是以國平民被俘，或許都可以比照辦理，來個獅子大開口。

其實，換俘交易背後有許多因素交織其中。首先，是以色列自衛隊的本質。許多以色列人把自衛隊視為守護者。以色列採徵兵制，薪資微薄、勤務繁重且危險，卻是凝聚猶太社群共同體的寶貴經驗，這是在英、美等募兵制國家早就被遺忘的情感。

以色列總統裴瑞茲曾說，沒有以色列自衛隊，就沒有以色列！因此，當一名以國官兵被俘，就形成一種在其他國家罕見的政治壓力。

猶太主義的傳統強調生命可貴和解救戰俘義不容辭。以國總

理內唐亞胡在向以色列全國說明：他為何決定批准沙利特的換俘協議時，就引用了猶太教法典《塔木德經》的教誨——救一條命應被視為是救世。

此外，當然還有一些不那麼崇高的理由。鑑往知來，如果以色列能藉由出兵搶回沙利特，絕對不會遲疑，但顯然無法藉軍事手段來解決此事。

多年來一直有傳言說，以色列政府準備付出高額懸賞金，徵求能找到以國飛官阿萊德的消息。阿萊德在 1980 年代於黎巴嫩上空遭擊落。

更近一點的前例是在 1985 年，當時以色列釋放了 1150 名巴勒斯坦戰俘，來交換三名被俘以色列官兵的釋放。內唐亞胡是經過算計的，加薩走廊和約旦河西岸的相對平靜，有助於他在以國的民意支持度。 /2011/10/19

什麼是《塔木德》？

公元 70-630 年，羅馬帝國與波斯帝國分別統治了猶太教徒聚居中心的巴勒斯坦與巴比倫。

從武裝起義到無言的敵對，猶太教徒採取了各種各樣的形式來反抗異族的統治；這令那些統治者們大傷腦筋。

於是，他們就轉而想出讓猶太人統治猶太人的辦法；他們大力的扶持猶太教中的上層力量，透過蒞比們對猶太人實行間接的統治；這樣，帝國的統治就會變得比較安全、穩定而有效。

蒞比們也藉著這一個機會使猶太教（Judaism）不僅延續下來，並且得到了穩固的發展。

爲了達到這一個目的，菴比們公開的對羅馬與巴比倫統治者的忠誠；他們不僅力圖抑制猶太人推翻羅馬帝國統治的思潮與行動，並且對巴勒斯坦猶太人的日益增長的對宗教的冷漠與對教義的不信任，採取了嚴密的監督與防範措施。就這樣的，菴比們從外部減少了異族統治者對猶太教的壓制，也從內部防止了猶太教的自生自滅。

自從耶路撒冷聖殿的第二次被毀之後，菴比們已不可能以莊嚴而神聖的祭司獻祭的儀禮來強化猶太教的威望，鞏固猶太教；於是菴比們改用另一種方式來達到這一個目的——那就是強調個人倫理、祈禱與研習律法。

爲了這一個目的，猶太教菴比公會不僅成爲最高立法與司法機構，並且還掌握了猶太教教義的解釋與編制的權利。

巴勒斯坦的菴比們特地開辦了宗教學院，使之成爲菴比們的活動中心。公元 3-4 世紀開始，菴比們在學院裡編成了歷年來的口傳律法集《巴勒斯坦塔木德》，也稱爲《密須拿》。這一活動非常有助於統一當時巴勒斯坦猶太教徒的思想。

在猶太教徒的另一個聚居中心——巴比倫也辦有菴比學院；那兒的猶太教者們也在 3-5 世紀內，編集了另一部猶太教口傳律法《巴比倫塔木德》，也稱爲是《革馬拉》；儘管它是對《密須拿》的解釋與補充，但它的權威性實質超過了《密須拿》。

《巴勒斯坦塔木德》與《巴比倫塔木德》後來合併，統稱爲《塔木德》；不過，因爲《巴比倫塔木德》的權威性更高一些，所以如果是講到《塔木德》時，指的是《巴比倫塔木德》。

《塔木德》這部大經典對天文、地理、醫學、算術、植物等等內容都有涉及，可以說是無所不包；但最重要的是律法。它用

一系列的可能的禁條，使猶太人不僅在宗教方面，並且在民族方面與其它民族區隔開來；同時，它還努力要求教徒們向嚴酷的現實與苦難屈服，宣揚懺悔與恭順。

水不會停留在山頭，而是朝山谷流；同樣的，真正的美德不會停留在一心爬得比別人高的人身上，只停留在謙卑的人身上。
——猶太教法典。

神考驗眾人，有時是透過財富，有時利用貧窮。考驗富人是否對需要幫助的人伸出援手，考驗窮人則看他是否滿足、認命地承受所有的苦難。——猶太教法典（The Talmud）

將金錢看成是第一工具

在長期的流散與經商的日子之中，猶太人形成自身獨特並且精明的文化，他們對於金錢的認識，有比一般人高明的，以下是猶太人的金錢觀念——

- 賺錢不難，用錢不易。
- 金錢可能是不慈悲的主人，同時也是能幹的傭人。
- 金錢雖非盡善盡美，但也不致使事物腐敗。
- 並不一定是貧窮的人什麼都對，或是富有的人什麼都不對。
- 金錢對人所做的，和衣服對人所做的相同。
- 讚美富有的人，並不是在讚美人，而是在讚美錢。

以上的猶太人的諺語，多少反映出猶太人對於金錢的看法。說穿了，就是猶太人將金錢看成是第一工具；因此，不管其它各族怎麼解釋金錢，猶太人是兩耳不聞是非事，一心只往錢裡鑽。

猶太腦：磨練出來的智慧

——猶太人是世界最早消滅文盲的民族

猶太人的力量展現在許多方面，知識是一種力量，猶太人普遍掌握著知識的力量！從世界各國教育發展史看來，最早頒佈國家義務教育法的是德國，最早向貧民、工人開展成人教育的是英國；這些創舉大多是發生在工業革命前後；但在中世紀時，世界幾乎是處於一片蒙昧與黑暗之中，文盲佔全球人口的 90% 左右；教育往往只是統治階級、宗教領袖、王公貴族的特權。但是令人驚訝的是，猶太人在中世紀時就幾乎消滅了文盲，做達了「人人能閱讀，家家有文化」的程度。因此，可以說，猶太人是世界文明史上，最早消滅文盲的民族！

猶太人也被稱爲是「書的民族」（People of the Book）。這至少包含兩層的意思——

- 一是因爲猶太人信仰猶太教，他們早就擁有像《聖經》與《塔木德》這樣重要的經典之書。

- 二是泛指猶太人喜歡閱讀，善於學習，崇尚知識的傳統。

現代物理學之父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說：「對真理的追求，比對真理的佔有更可貴。」

猶太裔的控制論之父韋納（Norbert Wiener, 1894-1964）則說：「重要的是爲掌握知識進行戰鬥，而不是勝利。」

「猶太腦」（yiddish kop）是問題的累進，達到了最低臨界

質量時，串連結合，就引發的知識的飛躍與質變，就像蝗蟲本來只是蚱蜢，但到了一定的臨界質量時，既然成群結隊的飛了起來。根據二十世紀的法國解構主義大師，同時也是詩人與哲人的戴立達（Jacques Derrida）的說法：

對於猶太人來說，對詩人也是如此的，書本是自我設限的，是無窮盡的自我反射；它本身的內容就是本身的宣示。猶太人與詩人以書為家：他們生於書，生來就是縱情於書的浪人……。在猶太人的史籍殘章片牘之中，詩文成長，言論權生根。又一次，書的冒險在一開始，也會像野草、像與『猶太祖國』阻隔萬里的非法異鄉人一樣，是一種『評論環繞的神聖文書』。

讀萬卷書與行萬里路，是最快達到腦力激盪的辦法。猶太人給人的印象，就是夾帶另一個問題的答覆一個問題；有一個故事是這麼說的：

有人問一位猶太人說：「你們猶太人，為什麼總是夾帶著另一個問題的答覆一個問題？」

這個猶太人立即回答說：「有何不可？」

因此，「猶太腦」實實在在的變成了一種腦力，化不可能成為可能；這就相當於培根所說的「知識是一種力量」。一般人空有學歷，絞盡腦汁，但是秀才造反，卻是三年不成。著名的德國學者褚威格（Stefan Zweig）就論述到猶太人的知識與財富之間的關係——

一般都認為：發財致富是猶太人的最終與典型的生活目的；然而沒有比這種看法更為錯誤的了。發財致富——對猶太人來說，其實只算是一個過渡階段，是達到真正目的的一種手段而已，而根本不是他們的內在目標。

一個猶太人的真正願望，他們的潛在理想，是提升自己的精神文明，而使自己進入更高的文化層次……。一位虔誠者、或是一個研究聖經的學者身份，在全體猶太居民之中，要比一個富翁高一千倍。這連最有錢的富翁也寧願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一個窮得像乞丐的知識者為妻，而不願嫁給一個商人。

這種對於知識的敬重，在猶太人的各階層之中，都是一致的。縱然是扛著背包、頭頂著日曬雨淋、沿街叫賣的最窮小販，也都願意做出最大的犧牲，想盡辦法——至少讓自己的一個兒子上大學。倘若在自己的家庭成員之中，有一個人明顯的成了稱得上是有知識的人，例如說是當上了教授、學者、音樂家，那麼就會把這種榮譽頭銜——看做是屬於全家的；彷彿是因為他的成就，就會使全家人變得高尚似的。在猶太人的內心之中，都不知不覺地竭力避免成為一個……無知無識的人。

猶太裔的褚威格（Stefan Zweig）是一個穿透人類心靈的天才作家，他的另一句名言是：「只有經歷過光明與黑暗、和平與戰爭、興盛與衰敗的人，他才算是真正的生活過。」另一個八十歲的猶太老人還沉醉於童話《尼爾斯騎鵝旅行記》；這個八十歲的老人突發奇想地打算寫一本書，藉以證明石頭、樹木都有靈魂；——這似乎有悖常理，也有人說老人瘋了；其實，這個老人就是卡爾·波普（Karl Popper, 1902-1994）；他並沒有瘋，他只是童心未泯，熱愛生活，質樸脫俗而已。波普留下一句名言——

合乎理性，就是準備傾聽批判。

波普在社會、政治、歷史理論方面，都有貢獻；他著有《歷史決定論的貧困》與《開放社會及其敵人》。

精神分析學派的創始人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

1939) 則說：

因為我是一個猶太人，所以我發現自己未受到致使其他一些人在運用其知識時——所受限制的那種偏見的限制。身為一個猶太人，我準備反對和拒絕附和大多數人的意見。

新古典綜合體系的創立人保羅·安·薩穆森（Paul Samuelson, 1915-）觀察到：「成為一個經濟學家是很容易的，連鸚鵡都可以；只要它會說兩個詞：供給與需求。」這個猶太裔的薩穆森還對自己編寫的《經濟學》一書說：「許多歲月過去了！我的頭髮由淡黃轉為棕色，然後轉為灰白色；但是，像從未長得年老的美少年葛雷的肖像一般，這一本《經濟學》教科書，會長久地保持到 21 世紀的。」

哈希迪教派從東方得到啓發的一則故事，或許能讓我們更明白猶太人的愛智——

有一個人深為「真理究竟是什麼」的問題而所苦；於是，他決定前往遠方一座村子，探訪一位以智慧超人而遠近馳名的菟比。

經過一段漫長而艱辛的旅途跋涉，這個人終於來到了村子，並且立即開始打探，想見那位著名的智者。村民斥責他說：「菟比隱居已近二十年，而你一個完完全全的陌生人，以為這樣就能見到他？」

但這個人並不氣餒；他守候著，趁菟比最貼身的幾個門徒分心疏心之際，溜進菟比正在潛心研讀的房間；隔了一會，菟比抬起頭來……

「對不起，可敬的菟比；我遠道而來，有一個問題——長久以來一直困擾著我。我希望您能以您的大智慧，告訴我答案。」